

格局與氣度

謝清俊 銘傳大學講座教授

前言

項教授、各位教授、各位老朋友，周伯勳教授找我演講，我本來不想答應，因為「已經退休，不再做研究了」。就像武俠小說說的：「已經退出江湖，金盆洗手不再過問江湖世事。如果退休以後還過問江湖的事，下場大概都不太好。坦白說今天講的題目，我想了很久；技術方面，年紀大的人已經落伍了，工具方面，也掌握不到，只能實話實說，把我還沒退休以前，受到的一些教訓、吃到的一些苦，和大家來談一談。

例證與例教

數位化工作的問題很多，佛學數位化的問題也有它特別的意義，以前我有參與過一些佛教與佛典的推動工作。我們先談佛學與佛教的問題。佛教被比擬為西方的宗教，是因為我們以為西方的宗教和東方的宗教類似。其實東方宗教和西方宗教是不一樣的。這樣思考的人把儒家也稱為儒教，儒家是不是儒教呢？這當然也是很有爭議的。直接了當的說，悲智雙運的佛教是德育和智育均衡的教育，與此相關之教學和研究即為佛學。佛陀說：「依法不依人、依義不依語。」達

賴喇嘛說：「如果現代科學能夠證明佛教的某些信仰是錯誤的，則佛教必須加以修正。」（註1）以這個觀點來看，大概沒有其他任何一個西方的宗教有這個氣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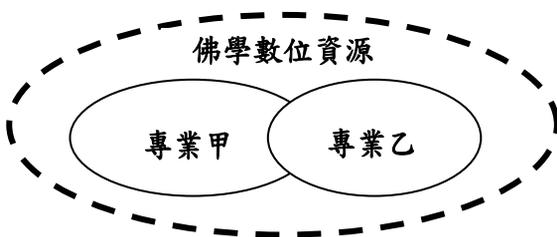
所以，我們對佛教數位資源的建置，應該用「佛教是佛陀對眾生的教育」這個觀點來看（註2）。據此，佛學資料庫就是教育的資料庫。為什麼？理由很簡單，想想看，我們目前的高等教育，能對治社會的亂象嗎？做佛學資料庫，心裡第一個應該想到的，就是：佛學資料庫真正為的是人格的教育、人格的陶冶而做的。換言之，我們與其把佛學看做是一個宗教，還不如把它看成一種教育。古座有很多人對佛教都很了解，佛教的發展一直是從教育開工的，西藏的小孩子5、6歲時，就送到廟裡當和尚；大家以為是當和尚，其實是接受教育。印度和東南亞島上一些國家，也有類似的做法。佛教傳到中國後的白馬寺，唐朝的「寺」也是一個教育的機構。所以，我覺得大家為佛教做佛學資料庫，與其把它視為宗教行為，不如把它視為一種匡正人心、提昇人的品質的學術活動，反而顯得更恰當。



目前開發佛學數位資源的情境

1. 開發佛學數位資源是跨領域的工程，需要各領域的專家合作無間

以下講一些現實的問題，目前開發佛學資料庫是什麼樣的情境？首先要明白，開發佛學資料庫是一個跨領域的工程；不止跨兩個領域，是跨好多個領域。比如說做佛教藝術，心須跨到美學、工藝、資訊技術等方面，就不是一、兩個領域可以做得到的，且需要各領域都能合作無間。但是，根據我的經驗，這個合作無間真是困難重重。為什麼？因為以前的合作和現在說的合作不太一樣；以前的合作大多是在同一領域中，或是在兩個相當密切相關的領域間的合作，大家的專長都是類似、相近、相關，且彼此都不是很陌生。比方說，如果我們要合作打掃環境，你擦桌子、他灑水，我掃地，這樣的合作很簡單，只要將工作分一分就成了。但是跨領域的合作就不是這樣。跨領域的合作常常需要走進完全陌生的領域與完全陌生人合作。例如，我們要建置一個佛學數位資源，一定是現在單一個專業能力範圍之外的事物，否則就不需要合作了。（見圖一）



圖一：跨領域合作示意圖

假如有一個人可以貢獻甲的專業，另外一人

可以貢獻乙的專業，大家來合作，共同建置佛學數位資料庫，可是如果甲碰到問題就說：「啊！這個問題我不知道怎麼解，這個問題是你的專長，是你的事。」那下面怎麼談呢，問題怎麼解決？所以，參加跨領域的工程，首先要破除既有專業的格局。

2. 隱藏在合作的外觀下，極深刻的知見分歧

還有個問題，是隱藏在合作的外觀下，通常有極深刻的知見分歧。（註3）這知見分歧就是偏見。例如，把某專業的認知來對付專業範疇外的事務，就可能是偏見，且常常是一種不自覺的偏見。對佛學數位資源整體來講，如果專業甲有此偏見，則有時不僅不是合作的對象，反而是一個阻礙。大多數的研究人員，一碰到自己專業領域外的事，若不是執著己見，就流露出冷漠的態度不願意接觸專業外的事務，或者以「審慎」的態度遮掩自己的冷漠。如此一來，就掩蓋了這深刻的知見分歧。這種積習是學術訓練養成的，也就是所知障。如果在自己的專業裡，一點錯都沒有，這不是我專長該做的事情，是別人的事情；但是現在要跨出自己的領域，心須和別人合作做佛學數位資源資料庫的時候，這以往的積習就成了障礙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如果沒辦法把個人的氣度、心量擴大，還守著原來的一些觀念，我們只能說其情可憫。

我們曉得這佛學數位資源是一個目前還不存在的東西，是需要我們大家互相合作才能創造出來的。所以首要參與的同仁們能夠把格局擴大、氣度擴大。如果沒有辦法擴大到一定的程度，就不是以建立欲設立的佛學數位資源。



3. 實踐

合作是很困難的，不僅要有前述的正念，還需要確切的實踐功夫。讓我們以例說明：現在報紙經常會刊登很多不好的社會新聞，像是子女不孝、子女向長輩要錢，要不到就打長輩一頓，有的還拿刀子出來捅。請問，這些人知不知道孝道？其實這些人都知道的，他們之所以不孝是因為他不去實踐。同樣的，我碰到很多人，若和他談合作，他知不知道合作？當然知道，但一做起事情來就會有這不是我的專長，這個我不管、那不是我的專長，那個我不管的情形發生。他說不管的意思，是連去了解問題的意向都沒有。這和那不孝子女的情形是一樣的——缺乏實踐。其實，在實質上，合作最重要的就是「實踐」兩個字。很多道理大家都懂，但常在實踐的時候，偏離了原來的道理，把「合作」的原則忘了，這就是實踐的問題。

4. 私心

另外，碰到一個最大的困難就是不自覺的私心。有很多機構做資料庫，還是有很多的私心，導致這些私心主要的原因當然是名利。舉個比方：有的機構做出來的資料庫，設了會員的限制或是密碼的限制，或是有一些技術不願意公開，怕別人抄襲。我覺得如果把佛學資源當成是人格養成教育的資源，那不應該再設限。設限是有違慈悲的。所以，這也需要大家把格局、氣度擴大，使大家能泯除私心，心平氣和的確認共同的目標，訂定共有的技術標準、共有的設備的規格，享用共有的平台、與建立正當使用的原則，這樣才能充分發揮把佛學資源當成是人格養成教育的

資源的效用。

在這整個過程中，我們應該非常尊重智慧產權。不過，在訂定標準時要非常的小心，尤其是建立平台。大家都知道科技進步得快、環境的改變得快，尤其現在雖然數位化好像很熱門、很流行，但事實上整個數位化才起步：把我們以前所有文化的累積，從物質的型態轉成能量的型態的這個工程才剛剛開始。以後的變化還會更快速，環境的變化也不會停下來。坦白說，ISO 訂標準的程序，已經有追不上環境的改變了。ISO 訂一個標準至少要三年到四年。未等到標準訂出爐，就早已經過時。所以，當初我擬定數位典藏計畫時，並不要求凡事皆訂定標準，只要求人家技術上能夠做到相容，資料和程式都彼此可以互相轉換、互相共享。因為標準一旦訂下來，對今天來講可能是非常有利，但是對明天來講，可能就是一個前進的障礙。這真是痛烈的現示「無常」。

也許有的私心是怕別人抄襲。但我自己的經驗是：你有很好的東西，盡心盡力的把好的東西說給人家聽，人家還不見得聽得懂，也不見得要用。所以，不要怕人家抄你的東西，不要怕人家學你的東西。他如果跟你後面抄、跟你後面學，那他永遠比你落後一個時差，有這個時差就使你永遠站在領先的地位。如果怕別人這個、怕別人那個，而導致很多合作的困難，佛學資源就很難有大家都滿意的發展；雖然大家表面上合作，但實際上不是。例如，很多個機構都做得很不錯，如台大佛學數位圖書館、中華佛學研究所、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。但是，資料能夠互相交流嗎？基本的表達能相容而且通用無嗎？這些都是問



題。現在要改，當然人家不好受，但是如果不改而各行其是，再發展下去，路就會越走越相距越遙遠了。

網路時代的合作模式：綜效、無牆、無疆

網路時代如何合作？網路時代的合作模式可以由以下三個要點說明：

1. 綜效 (synergy)

綜效是指不同領域間彼此的學習與整合。舉個比方：我們教學計算機科學 (computer science) 的學生要寫好用的程式 (user friendly program)、要發展好用的系統 (user friendly system)，學生多半不會做。往哪兒去學？有人建議往表演藝術的領域去學。因為表演藝術累積有數百年以上的經驗，他們知道和觀眾 (使用者) 溝通的要點，了解觀眾的需要。累積的經驗不去學，難道工程人員要自己另起爐灶嗎？所以，講綜效的首要，就是要知道在不同領域之間需要彼此學習、合作及整合。

2. 合作之下，專業之牆已泯滅——無牆

因為我們想要創出一個超出原來領域的新領域，在合作之下，原本專業的牆就逐漸消彌了。只有專業的牆逐漸消彌的情況下，參與者之間才開始會有交集，彼此間的對話、溝通才有建設性。所以第二個就是無牆。換言之，各個領域之間不應該有隔閡。去掉隔閡的方法就是要彼此學習。如果死守自己的領域內，認為問題不是發生在自己的領域，就可以不知道、不要管他，甚至漠不關心，那麼這個態度就有問題。在這種態度下，走不出自己的專業領域範疇，要如何能達到更

大、更高的境界呢？

3. 合作之範疇無疆

合作的範圍是無疆的，應用的範圍也是無疆的。剛剛項潔教授、張教授、林教授提到應用，如果氣度、格局小了，應用的範圍就會受到限制。我們現在有很多應用，用不下去就只是是因為資料庫不好用嗎？除了資料庫不好用以外，還有多少是因為人為取用的障礙重重？這些資料庫所有取用的障礙，是推動資料庫應用很大的限制。這不是技術的問題，這是管理上的問題，也是和格局與氣度有關的問題。如果沒有「己立立人，己達達人」和眾生平等的氣度，那就不可能有無疆之應用。

部分與整體

我們現在要稍涉及一些哲學方面的思考，那就是部分與整體的問題。此問題在西方哲學裡有兩個學科討論過，一個是古釋義學 (即詮釋學)，另一個是現象學。這問題是說：若想要了解整個系統，則需要先了解這個系統裡的每一個部分，但是，當要了解某一個部分的時候，我們又需要系統整體的知識。那麼，我們該如何學習、了解呢？這就是有名的「釋義學循環」(註4)。這似乎是「雞生蛋，蛋生雞？」之類的引軌。其實，這不是個真的引軌，因為這兩端思考的前提、情境都不盡相同，因此不可以離開前提、情境，將兩者擺在同一個層面上思考。換言之，這問題不是一個「循環」而是一個螺旋 (spiral)。

這釋義學循環和我們現在談的問題有什麼關係呢？我們要做佛學數位資源，必須要了解部分與



整體之間的關係：現在參與的每一個人，他的專業能解決問題的範疇，都只是一個部分，而佛學數位資源則是一個整體。經部分而達整體，必須要經過一連串往復於部分與整體之間的溝通、學習、創新的過程。若不敞開心胸，除卻私心，就很難通過這一關。其實，《華嚴經》的「六相圓融」就早已指出「總相、別相」和「同相、異相」都是圓融、不一不二的（註5）。這是主持佛學數位資源者應有的體認和執行時該把持的方針。

部分與整體之間的關係，除了釋義學以外，另外一個學科就是現象學。現象學提三大形式的考量，第一是部分與整體；第二，就是個人的認同與多重角色的問題（identity and manifold）。在我們自己的專業領域裡，說不定我們只扮演一個角色；當我們參與佛學數位資源建置和其他人合作時，我扮演另一個角色。當我們考慮整個佛學資料庫的時候，會扮演第三個角色。如果合作者眾多、負責的事務越大，扮演的角色就會更多。將不同的角色扮演的恰如其分，也需要較大的格局與氣度。（註6）

我以前做數位典藏的時候，碰到很多很慘痛的經驗，就是大家沒有辦法看到上述的合作環境，沒有辦法了解前述的合作關係，因此做不好如圖一外面這個整體的部分，沒有辦法創造出大於部分之和的整體。例如：有個寶藏圖，把它一切為四，每個人拿一份，則每一份的形式是原來的四分之一，而每一份的內容，就少於原來的四分之一。因為這四份的內容是相互依存的，必須合起來推演，才能夠推出寶藏究竟在哪裡。

我們要做的佛學數位資源就是整體，這一個整體需要參與單位、參與人員彼此的力量合作無間、

水乳交流，才能創作出大於部分之和的整體。在這種情形下，我們必須要跨出原來的專業範圍，也就是如果參與的人死守自己的專業領域裡，不肯跨出自己的專業範圍，不肯去學習一些新的知識、面對新的局勢的話，這個合作可說已經無望。

總而言之，在此提一些相關的哲學思考，是期望每一個人也在合作的過程中，都能時時警覺、反省前述的觀念，避免重蹈覆轍。

合作的態度：一體、尊重、正確的溝通姿 態、學習

關於整個合作的態度，則是我們大家要認識：所有做佛學數位資源的是一個整體。不論是台大佛學數位圖書館、中華佛研所、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，還是任何一個單位做佛學數位資源，我們就是一個整體，不是一些勾心鬥角、彼此探聽對方虛實的單位，因此要目標一致，不分彼此，禍福與共。禍福與共的意思，事實上是指大家做的數位資源，一定要能互相交流。

另外，尊重的態度也很重要；要尊重整體、尊重專業、尊重共識、尊重智財權……等各層各式各樣的尊重。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溝通的素養，如誠信，充分告知，必需回應，知止（明白立場與環境）等。最後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要學習，要了解其他的專業，如果沒有心去了解其他的專業，就沒辦法和其他的專業溝通；沒辦法和其他的專業溝通，就沒辦法和人家合作去創立一個更大的佛學資源。

合作之方向：境由心造

講到合作的方向，以目前的學術和技術環境



而言，發展佛學資訊系統的主要障礙，不在設備、不在技術、不在佛學，而在參與者自身：一種嶄新合作文化的養成。周伯勤教授問我以後還有什麼東西要做？坦白說，可以做的多得不得了，我在此只提幾個人的方向，諸如：佛學內部的整合，像是經、律、論之間的參照連接（hyperlink），經、律、論之知識結構，整個佛學的綱要結構（ontology），都是可以發展的方向。佛教已經累積了無數的科判、科判，這些科判、科判就是佛典的種種綱要結構，為什麼沒有好好的整理、利用，實在是使明珠蒙塵。佛學內部的整合，可以做的事還很多，在此就不一一細述了。

此外，佛學和世學，為什麼不可以整合？達賴喇嘛認為，科學和佛學可以整合。達賴喇嘛過去二十多年，在美國、歐洲及各地與各行各業的科學家做學術交流，就是個榜樣。比方說，台灣大學要發展佛學資料庫，不要把佛教資料庫看成是一個宗教的資料庫，應把它視為台灣大學裡一般學術資料庫中的一支，而且需要和其他一些學術資料庫互相整合。

再者，人文和科學為什麼不能整合？佛學的資源顯然是人文的資源，科學的資源需要整合，人文和科學的資源正好藉這個機會整合。除此之外，傳統和現代、東方和西方、學術和藝術……，這種種的方向，都可以讓大家對佛學資源的運用，有一些創意的思考。所以，路很多、題目很多、方向很多，如果大家能夠合作，互蒙其利，不需要在幾個小題目裡勾心鬥角、去爭功。

結語：個人的轉化—建立恢弘的格局與氣度

參與佛學數位資源建設，對個人來說，是一

個典型的成長過程，包括跨領域的學習、經驗的累積、以及個人的轉化。如果一位佛教徒參加了佛學數位資源的工作，那麼這工作就是修行的過程。語云：「佛門多豪傑之士」，有道者的格局與氣度總是比常人為大。從「格局與氣度」的建立，到有「抱負與膽識」的實踐，是修道者留下來的足跡；直到他的格局與氣度遍虛空、盡法界，乃至海印三昧。

坦白說，今天有一點像古說教，真是對不起。各位知道，從1998年項潔教授找我主持數位博物館計畫，一直到2003年，從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退休，這麼多年來，有人問我：謝清俊你做了這些事情，有什麼心得？我只能說：我可以寫一本書，講科學和人文如何對話，這就是我的心得。人家又講：這科學和人文不是雞同鴨講嗎？我說：還不止，中間還有一隻小狗。今天就是這隻小狗來和人家講這些陳年往事。

大家有什麼問題嗎？請各位提出來，謝謝。

【按】本文為「2005 佛學數位資源之應用與趨勢研討會」的主題演講文稿（臺灣大學圖書館，2005年9月16日），經主辦單位同意刊登。

【附註】

- 註 1：丹尼爾·寇曼，羅伯·索曼編著；靳立穎譯，《心智科學—東西方的對話》，（台北市：眾生文化出版社，1995），頁188。
- 註 2：佛陀教育基金會淨空法師語。
- 註 3：馬修·李卡德，鄭春淳著；杜默譯，《僧侶與科學家—宇宙與人生的對話》，（台北市：先覺出版社，2003），頁147-148。
- 註 4：請參考：張汝倫，《意義的探究：當代西方釋義學》，（新店市：谷風出版社，1988），頁30-40。或 Robert Sokolowski 原著；李維倫譯，《現象學十四講》，（台北市：心靈工坊，2004），第三講。



註 5：六相圓融是指「總、別、同、異、成、壞」等相的圓融。「總、別」可說是約「相貌之相」（形式）說，「同、異」是約「義相」（內容）說。而「成、壞」則約事物法相之間的關係（因果）說。「相貌之相」與「義相」是大虛和尚在《法相唯識學》中

說明「相」時的用語。關於六相圓融可參考：釋成一著《華嚴心選》，（臺北市：萬行雜誌社，民 82 年 6 月再版），頁 20-21。

註 6：現象學討論的第三種形式是「顯與隱」的現象，在此演講中因時間的限制，略而不談。

【訊息】	
2005 年宗教圖書館經營管理座談會議程	
9:15-9:30 開幕式	中國圖書館學會常務理事·國家圖書館 宋建成副館長 香光尼眾佛學院院長 悟因法師
9:30-10:40 專題演講	主持人：悟因法師（香光尼眾佛學院院長） 講題：圖書館的志工運用、管理制度及教育訓練／曾淑賢館長
10:50-12:10 座談會(一)	主題：宗教圖書館現況及經營管理 主持人：黃麗虹（中國圖書館學會專門圖書館主任委員） 1. 台灣地區天主教專門圖書館簡介——以中華耶穌會神哲學院圖書館為例／張瑞雲主任 2. 基督教圖書館現況與發展／蕭蕙萍小姐 3. 中華道教學院圖書館簡介／陳念凡先生 4. 從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的服務管窺十年來佛教圖書館的發展／自衍法師
13:30-14:45 座談會(二)	主題：宗教圖書館的資源共享 主持人：蔡彥仁（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教授兼所長） 1. 源來如此——「台灣神學圖書館協會」的源起與發展／莊秀禎會長 2. 宗教圖書館的資源共享／徐小鳳秘書長 3. 國內宗教院所與一般宗教圖書館的資源共享／鄭志明教授
15:00-16:15 座談會(三)	主題：宗教研修機構認證圖書館的設置標準 主持人：賴鼎銘（世新大學資訊傳播系教授兼教務長） 1. 宗教研修機構認證圖書館的設置標準／林本炫教授 2. 神學院校圖書館設置標準建議／黃永運先生 3. 宗教研修機構圖書館設置標準管見——以中華佛學研究所圖書資訊館為例／杜正民館長
16:15-16:30 綜合討論	主持人：自衍法師（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館長）

